

TEMPLON

II

PHILIPPE COGNÉE

HARPER'S BAZAAR ART CHINA, October 2020



上图：《屠宰场 N°2》(Abattoir n°2) , 2004, 91x180cm

左中图：《和奥利弗一起在电影院》(Au cinéma avec Olivier) , 2010, 200x250cm

左下图：《给伯纳德·M.的餐桌》(La table de Bernard M.) , 2017, 141x200cm

右图：《威尼米斯》(Wimpy Miss) , 2015, 175x140cm

本页选自法国利普利画廊 (Philippe Cognée) 布面油画作品，

图片由Templon画廊提供。

© Courtesy Galerie Templon, Paris - Bruxelles

PHILIPPE COGNÉE
HARPER'S BAZAAR ART CHINA, October 2020



EXPLORATION
探索发现 

关于
城市与记忆 **LE CITTÀ E
LA MEMORIA**

PHILIPPE COGNÉE
HARPER'S BAZAAR ART CHINA, October 2020



E EXPLORATION
WORLD

Moving City : Philippe Cognée

“移动中的城市：非利普·科特勒”

《工作面》(Studio)。藝術家: 馮國強。2017。100 x 160。
攝影: Svenja Schmitz。版權所有。



上一辆汽车，在城市的公路上行驶，你通过车窗看到雨后的风景在快速移动。它们渐渐模糊，好像人生很快的路，你是在广漠的路上才觉得不清，这时你是在对于尘世和人来说已经来不及了。人生已经快到边缘模糊的世界，如今也早已是曲曲折折头破血流的逃亡。他们理应看尽大量的黑夜，迷途，潮湿，人群，步履维艰的生活。这画面曾在脑海中一闪而过，但那一瞬间就已烟消云散。

在被彻底洗刷的世纪里。当然，当代艺术的辉煌，离不开多姿多彩的广告，机器和电脑一样地繁殖，这似乎与广告是互为因果的。广告一词的原形不一定就是它的真义，艺术可能有其虚幻的智慧，譬如说，而两千年后，利奥波德·卡雷尔就指出：1957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世界新闻与广告大会”（World Congress of News and Advertising）和设在维也纳的“宇宙新闻节”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时。在真正的日常生活中技术创作才开始对人们产生更大的影响，可以说它在逻辑上决定了社会的视觉感受，也是在其中，我们发现了“反讽”（Eccentric）的审美力量。事实上，惟其反讽，一种古朴的神秘感，在古代人以及现代作家身上都无处不在地潜伏着（Faventius Fomula），然而在反讽作家笔下又常常被忽略。

贾斯托·约瑟斯（Justus Josten），也在使用这种技术，着手于通过感知和冲力、科恩 20 多年来的艺术生涯几乎都在使用这种创作。肖像画的风格也都有所影响。两幅肖像画都是以红白的素面衬衫、背带裤、深色的长筒靴和白色运动鞋为装饰，唯一的色彩变化完全采用了艺术家个人情感，取材时代的另一部分有着正面感的同时带有样的耽溺，关于摄影的语境来说是十分独特的，消失的幻觉被引向新的视觉空间。这是一种充满了

(锁口) (Mosquino).
锁不锁井深，大概已
经由 Temple 试验得
底。Cannibalistic Society.



公路、火车和汽车是移动的风景——这些景象何时何地除了不到二十年以来的俄国地图，它们可能就已绝迹，却半生不熟、充盈在我们的心。如果你的旅行路线和你最熟悉的生活的路，坎土里塞斯将从你所看到的城市——巴黎、开罗、旧金山、堪萨斯城、底特律、波士顿、华盛顿——相接。像摩根、谷歌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学，这些工具不寻常地帮助，也在它的历史学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我的第一本书”里的观察比许

片是甚麼内幕動機和錯位錯認的懸念來源”。科·勒畢說。

除了上述城中傳聞外，科·勒畢還有一件非常有趣的調查報告。這件作品是在 2010 年，曾經駐守於洛杉磯的 Timpani 廉署調查組指出：它計有半英寸（從車廂）；長度約 4.5 噸半車輛的白色大廈在立法院附近。它們在地下小停靠處，均設了一個直徑 4 英呎的洞口。乍一看上去像是一個豪华大廈的內部。這些立柱體是一對一對「靠背」，每根柱子都是立方體的形狀，彼此吸引強烈，而另一對的「靠背」，這就是世界上的所有事物的吸引強烈，而另一對的「靠背」，這就是世界上的所有事物的吸引強烈。

七 尔康在《看千年的废墟》里写了一句诗：“记忆中的景象一晃而过，你却停住，好像被卡了。”这句诗很适合对人生最大的意义。希望读者能用这句话激励自己，需要要对自己记住的，珍惜的时光充满正面这样一种无法由田间地头和机器喧嚣包围的东西，是属于当时代时特有的记忆。它会通过日常生活留在人们的心底。在孤单的时候，那光下投下一

PHILIPPE COGNÉE
HARPER'S BAZAAR ART CHINA, October 2020



Q&A

《芭莎艺术》x 菲利普·科涅 (Philippe Cognée)

芭：《芭莎艺术》，科：菲利普·科涅

芭 通常怎样的城市景观会更加吸引你并给予你创作冲动？

科 我所画的主题都已经存在了 25 年，我会依据我的关注点，随时从我的图片库中找到题材。产生演变的是我对这些主题的看法，通常几年后就不太一样了。面对这些题材，我的迷恋一直没变，但进入的角度会改变。这给图像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因此，激发作品创作的灵感来源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所不同，就城市景观而言，会是一种忧虑的情绪或一种新的情感的显现，来触发这种创造欲望。

芭 我们正处于一个新型媒介兴起的时代，艺术家们已经不再满足于绘画这样仅有一个垂直平面的表达方式了，你如何看待绘画在今天的意义？你认为绘画这一艺术形式存在的必要性是什么？

科 我们能否说书本已经被屏幕技术所取代，在我们的当代社会中不再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可以不再书写吗？关于绘画，问题是相同的，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写作形式。如何解释公众对大型绘画展览的热情？由于我们不是机器，因此需要某种古朴的手法，某种可以由手工形成的思想。社会技术水平越高，对绘画的需求就越大，因为我们将永远是人类。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艺术形式可以接受各种形式，包括古老的和技术的，高维的和三维的，所有这些形式都可以毫无问题地共存。我个人更喜欢画家，比如 Gerhard Richter, Georg Baselitz, Jasper Johns, David Hockney … 这是个很长的清单。

芭 除了这些直观的城市主题之外，你也画了很多虚无派 (Vanité) 主题的画作，令人印象非常深刻，你一直以来都关注着日常之物，为什么还会画这样的主题呢？除了 memento mori (勿忘人终有一死) 这种思想以外，虚无派系列的画作与你一直以来关注的主题是否也有某些联系呢？

科 像肖像画一样，Vanité 的主题在我的创作主题范围中也有些不同。我喜欢看绘画史，它令我着迷并且滋养着我，虚无的主题当然也就常常从中显现。生与死占有类的关注点中很大一部分。作为一个描绘现实世界的形象派的画家，我们怎能不处理这个问题。涂上颜色的头骨会呈现一种奇怪的外观，我发现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造型。自历史初期以来，我们就在所有社会中找到这种造型的艺术品。我画了一系列

头骨，有的会用非常鲜艳的色彩来弱化它们并让画面有趣和欢乐一些，让画面本身比它的象征形式更有力量。能够在同一幅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这一题材是我特别大的乐趣所在。在这之后，我在塞夫勒窑的大花瓶上也绘制了这个题材，我必须承认我对结果感到满意。

芭 你目前还在巴黎高等美术学院任教吗？是否已经搬到巴黎生活了？

科 我已经五年没有在巴黎高等美术学院任教了。从 1995 年到 2015 年，我在那儿的绘画工作室工作了十年。当我到达巴黎的美术学院时，我告诉自己我会待十年。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机构，但是我认为在某个时刻我必须全心投入工作，时间过得很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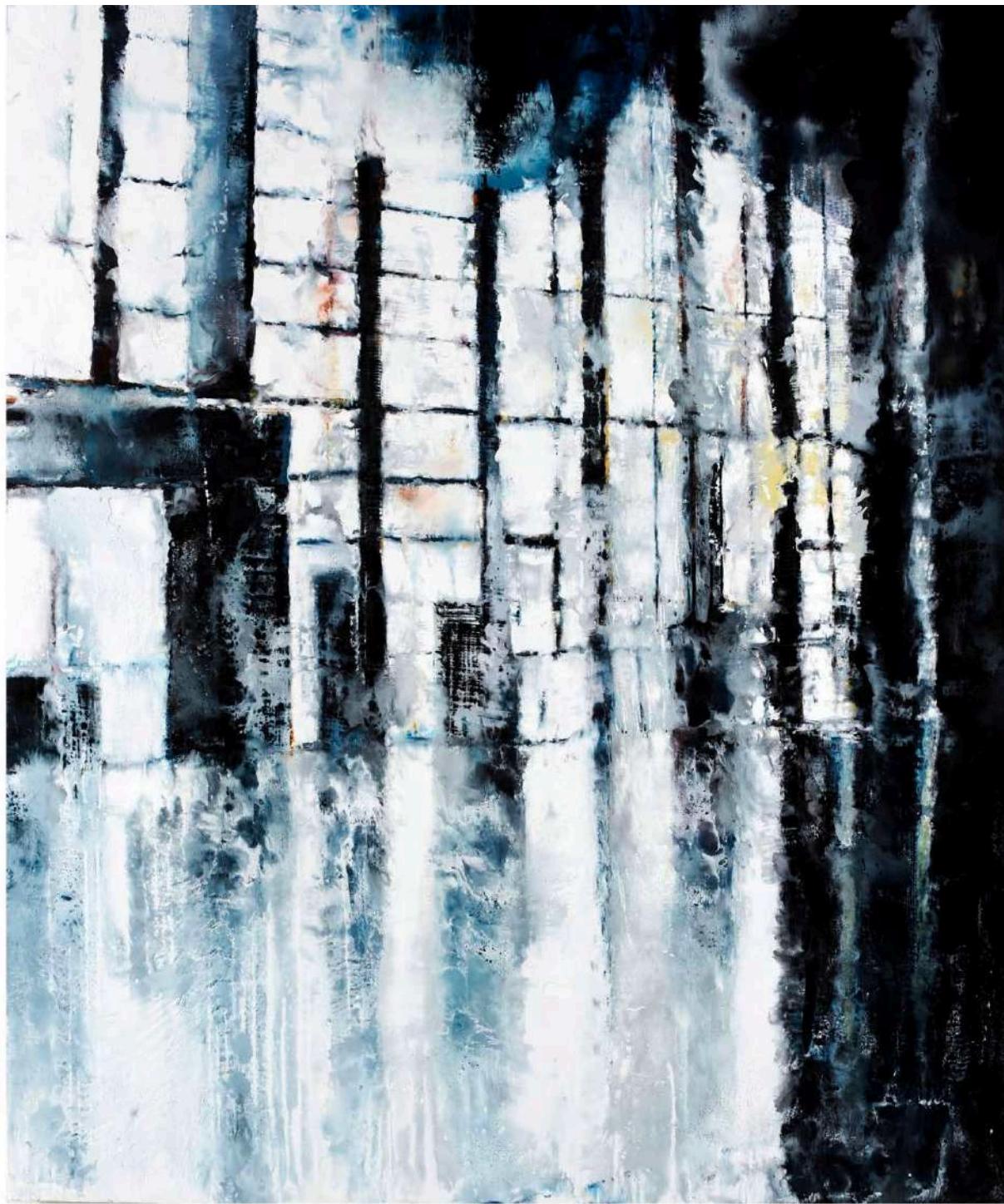
芭 可以刚刚你目前过着怎样的生活吗？

科 我住在南特的一个美丽的葡萄种植园村庄附近。这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适合创作。我的工作室与住所相连，在一个很大的花园中，这是我由我自己建造并养护出来的花园。我对大自然的和谐非常敏感，它使我放松，我也需要它，因为我几乎每天都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工作，常常处于一种高压的状态，面对着与创作有关的各种问题。我也经常在工作时听音乐，这可以让我与外界隔绝。我的工作室不是很大，但是它是一个明亮而友好的空间，有宽大的茶几和沙发，便于接待朋友或访客。我在那里还有书和书桌，这是我日夜工作所需的一切。我还有一个空间用来储存，并且可以在距作坊几公里的地方做些修修补的活儿。我还有一些亲密的朋友和伙伴，当我对某件作品的实现感到满意或有所怀疑时，我会和这些艺术界的密友们交流。我一直与代理我作品的画廊——Templon 画廊保持长期的联系。我所有的艺术项目都是同 Templon 一起构建的。

芭 对你的艺术生涯影响最大的人或事件是什么？

科 非洲对我的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非洲度过。世界上的事件并没有立即印在我的作品上，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它的迅速转变给正在创作的作品定下了基调……它忧郁，阴沉，闪着光。

PHILIPPE COGNÉE
HARPER'S BAZAAR ART CHINA, October 2020



《香港》(Hong Kong), 菲利普·科涅, 2002, 木板布面油画 / 混合媒介, 70×200 cm
图片由Tempo画廊提供. ©Courtesy Galerie Tempo, Paris - Brussels